

微
沙

下
的

鑽
石

Falco◎著

目 錄

推薦序一	4
推薦序一	5
推薦序二——相信自己是值得擁有幸福的人	7
推薦序三	9
推薦序四	10
推薦序五	12
自序	14
個人小史	16

第一部 童年、小學時代

21

童年生活	23
天使阿嬤	29
彰化鄉下	38
水泥叢林	46
神祕訪客	60
阿嬤去世	63
寄人籬下	65
東勢國小	76
台灣體壇明日之星	84
陌生的訪客——國家少棒隊總教練	94
怪病發作——妥瑞氏症	98
運動（打球）或升學——田徑和排球國家級教練來訪	102

第二部 國中、高中、當兵.....107

各種辦法醫怪病	109
瀕死求生	127
自殺未遂	135
半工半讀	140
愛的感動——受洗	149
奇妙的經歷	152
雙重暴力——叔叔與警察	162

第三部 職場生涯.....167

伊甸找工作——身心手冊	169
看不見的敵人——憂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	170
工作生涯——打工、送貨	171
追夢——各種打棒球的機會	184
驚喜的恩典：羽球雙打冠軍	188
依法處理（解決家暴）	198
一個寶藏——寫作才華	205
正式向憂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宣戰！	207

天使阿嬤

和我們一起住在高雄地區的還有大伯、二伯和他們的家人。阿公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所以我對他沒有很深的印象。阿嬤則是會到她的孩子們家輪流住，享受天倫之樂。阿嬤是一位慈祥和藹的長者，五官分明立體，皮膚有點黑，很像原住民，說起話來輕聲細語，我常看到她的景象是讀經禱告，每次遇到問題要處理時，她的態度始終是平和中帶著一股堅毅的力量。我想，這個力量是從神而來的，她信的這個神，和別的神很不一樣，我長大以後，一定要更認識這位神。

阿嬤來高雄我家住時，幾乎都會帶我去教會，她慈愛的手牽著我的小手，一步一步走向教會，那感覺是溫暖的，美好的，一種很棒、難以形容的感覺。就算摩托車從我們身旁呼嘯而過，路旁的工廠發出吵雜的聲響，街道上有著難聞的汽機車廢氣，都絲毫不減這平安的感覺。一到教會，阿嬤很親切地向兄弟姐妹打招呼，問候一下生活近況。從他們和阿嬤的互動中，可以知道阿嬤倍受尊重，我想，這是主給阿嬤真誠的愛，和一顆愛人如己的心，他們很樂於和阿嬤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我很喜歡黏著阿嬤，因為在她身上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到愛，這愛是從神而來的，就算阿嬤沒有跟我多說什麼，這愛包圍著我，就算遇到狂風暴雨我也不怕。阿嬤平常會和我說聖經的人生道理，因為當時我還小，真的聽不太懂，但是阿嬤的態度我可以完全感受到信、望、愛，這就夠了。

童年、小學時代

的是虛驚一場，發了差不多告一個段落時，爸媽就載我和姐姐上學去了。

◎破鏡難圓

一天，我在附近打電動正打著起勁。「Falco, Falco！」隔壁鄰居一個小哥哥急急忙忙地跑來對我大聲喊叫著。「你不要吵啦！我正玩得過癮。」「Falco，你現在不能回去喔，你晚一點才可以回去，你知道嗎？你有沒有聽到？」他滿身大汗，語調快速而急促的說。「啊？什麼？我現在爲什麼不能回去？爲什麼？我家裡發生什麼事，我的家人呢？」一種不安的感覺在我心中浮現。「我不管，你不要拉我，我現在就要回家，我現在就要回家！」我大聲的說道。

當我快跑快要到家時，看到我家門口已圍上大批的看熱鬧民眾，我賣力地擠過人群，不敢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多面的店內大型櫥窗玻璃碎裂滿地，上面沾有鮮血。原本簡潔、乾淨的店面，現在已變得凌亂不堪，活像個垃圾場。「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我看到臉上帶著驚恐不安表情的阿嬤從屋內向我走來，「阿嬤，怎麼會這樣，發生什麼事？」「Falco，剛才你的爸媽互相爭吵，後來扭打在一起，現在兩個人都受傷，被送到醫院去了。」

之前爸媽多次的口角衝突已是前兆，他們之間的觀念、理想、價值觀……等，沒有辦法好好說清楚、講明白，再加上一些誤會，以致於最後像火山爆發一樣，一發不可收拾。當晚，阿嬤帶我和姐姐到我們在市區的另一個家「矮厝丫」過夜，是一間很簡陋的平房，暫時可以讓我們祖孫三人遮風避雨休息，我們在這裡住了一陣子。

後來，父母辦了離婚，這時候我六歲。大人們討論商量之後決定，我們姐弟還小，有必要先暫時離開高雄這個傷心地，到一個新

的地方展開新生活，畢竟我們未來的人生還很長遠，需要環境、時間來淡化，減輕父母離婚，家庭破碎帶給我們的衝擊。

住在彰化，二林鄉下的姑姑家，有很多空房，而且學校就在旁邊，鄉間環境，對我們來說，比較沒有適應問題，很快地，這裡成爲我們的避風港。

◎踢銅罐仔

平常週間大家早上都要上課，附近鄰居們的放學時間都不一樣，因年級和星期不同，有的中午就放學，有的下午才放學，平常放學寫完功課，人少，就各玩各的；人多，像週末假日，我們就會呼朋引伴，玩一種叫「踢銅罐仔」的遊戲。

玩法很簡單，拿一個不要的飲料鐵罐當定點，大家互相猜拳，最輸的人要把躲藏起來的人找出來，找到之後還要比對方早回來踢到鐵罐才算贏。輸的人再繼續剛才的遊戲規則。這遊戲簡單易學沒有很複雜，對大家有一種神奇的吸引力，大家都很喜欢玩。在踢鐵罐的時候，踢的動作很像是踢足球，我後來很喜欢足球運動，我想應該是從這個遊戲啓蒙的。晚上玩會更刺激，因為躲的人會不定時從某個地方發動突襲衝出來把鐵罐踢走，最輸的人要去把鐵罐拿回來定點放，遊戲再繼續開始。

星期六、日大家都放假，沒有事的話，大家會聚在一起玩遊戲，像跳格子、跳繩……等。

◎主日學

除了充實的學校和家庭生活之外，我最期待禮拜天的到來，因為阿嬤會帶我和姐姐去參加主日崇拜。教會就在我家附近，走路不到十分鐘的距離。阿嬤參加崇拜，我們是小孩子，牧師的講道我們聽不懂，會去參加主日學，一般是大姐姐或是阿姨來帶我們，大都是大姐姐負責。

我最期待禮拜天能來教會，上完課之後有點心可以吃，有時候

童年、小學時代

會送糖果、餅乾或文具給我們，不管收到什麼禮物我都很高興，小孩子單純感恩的心是最可貴的吧！

那年聖誕節，按照往常慣例，主日學也要安排一個節目上台表演。教會指定一個大姐姐來教我們，從排演到聖誕節，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做了好幾次的練習。除了禮拜天練習，有時老師會要求我們在週間的某天晚上再去，因為進度落後，要趕一下進度。

冬天，晚上很冷，親戚帶著我和姐姐快步走向教會。快到時一看到教會柔和的燈光，好像在狂風暴雨中找到一處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帶給我無限溫暖。當練習完，大人小孩喝著熱湯坐在一起聊天，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主內兄弟姐妹，那種感覺好溫馨、好幸福，是那麼的親切而真誠。就算外面下起嚴寒的大風雪，我們的心是如此靠近，有一種愛觸摸到每個人，足以融化酷寒的冰河，成為熱情的江河。

聖誕節到了，台下坐滿密密麻麻的人群，座位不夠坐，走道和門口站滿著人。輪到我們上台了，主日學老師蹲坐在斜前方給我們帶領表演，雖然事前練過，不過在這種大場合還是需要老師來壓陣，要不然我們就會像一盤散沙各奔東西、各自發揮。

音樂一放，我們跟著扭動，沒多久，咦？我怎麼脫拍了，就在我驚慌失措的同時，我的心很快就安定下來，因為有幾個也沒跟上節奏脫拍了。

好不容易熬到表演完，我自評我的表現不及格，沒有發揮應有的水準，雖然這樣，台下的觀眾還是對我們報以最熱烈的掌聲，使我們的心很得安慰，辛苦的付出有了回報。

陌生的訪客——國家少棒隊總教練

原來我從五年級一開始出去參加縣運，就有人在偷偷注意我，並觀察我的一舉一動，不放過每一個我參加比賽的場合，並詳細的紀錄我的成績。

有一次我到體育器材室，發現○老師正和一位看起來黝黑、嚴肅的陌生男子在說話，看起來，他們聊天的氣氛顯然很不愉快，有火藥味，不過雙方還相當自制，並沒有動手，我看情況不對，趕快離開。隱約中聽到他們好像聊到我的事，我怕掃到「風颱尾」，不想在那邊久留，所以不知道整件事的過程。

中午放學後，這位陌生男子竟然偷偷跟蹤我回到家。到家門口，他問我爸媽在不在，我說只有媽媽在，他馬上表示，他想拜訪媽媽一下。

男：「詹太太妳好，我姓○，在台中市○○國小少棒隊服務，是球隊總教練。」

媽：「喔，你好。有什麼事嗎？」

男：「是這樣的，從 Falco 五年級一出來比賽我就注意到他了。」

媽：「喔。」

男：「他在田徑場上的成績，證明他有優秀運動員的條件。他有力量（壘球擲遠）、速度（跳遠）……」

媽：「謝謝。」

男：「說真的，在台灣練田徑沒前（錢）途，打棒球打得好，至少還可以去日本打球。在日本打球賺錢，可以讓你們過生活。」

媽：「那他在東勢國小怎麼辦？他田徑練得好好的呀！」

男：「在臺灣棒球未來的發展會比田徑好，只要 Falco 一轉來○○國小，我保證讓他當王牌投手，大小比賽一定讓他先發主投，好好栽培他。」

媽：「要轉去○○喔，那麼遠。」

男：「詹太太妳放心，我們有宿舍，會照顧他的生活。」

媽：「哎，家長不在他身邊照顧他，怕他會變壞，被壞的同學影響。」

男：「妳不要擔心那麼多，我們都有人很嚴格的管理他們，他們不太有機會變壞的。」

媽：「我再看看好了。」

男：「要打球就要趕快栽培，要不然再慢一點練，就會很吃力了，要趁早把基本的練好。」

媽：「我再看看好不好？」

男：「打棒球才有前途。」

媽：「歹勢，我還有事要出去辦。」

男：「好吧，這是我的電話，妳有決定之後馬上通知我。」

媽：「喔，好，歹勢，我還有事。」

男：「好，再見。」

後來我才知道，○○○教練為當時知名的國家隊教練，多次帶領國家隊出國比賽，戰績輝煌。當時與我同一時期有緣無分的○○少棒隊隊友們，後來代表國家到美國威廉波特比賽，勇奪世界冠軍，十六位選手中有七位打到職棒。

童年、小學時代

媽媽當時不給我打球有三個原因：

1. 我六歲時爸媽離婚，當時他們的關係水火不容，媽媽怕爸爸出暗招，把我強行帶走。
2. 有些媽媽的朋友告訴她，打棒球很容易受傷，手會投球投到廢掉，以後不見得有好發展，幹嘛一定要走這條這麼辛苦的路。
(他們的動機我不知道，是見不得我好呢，還是真的為我好，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說這些話的目的是什麼。)
3. 在外面一個人讀書，變壞的原因真的很多，各式各樣的誘惑都有，走錯一步路要回頭真的很難。

我在旁邊一直安靜聽他們說話，等他們一說完話，○教練起身離開，我望著他越走越遠的背影，漸漸難過了起來，我腦海中想起——

在週末假日，我和朋友球伴們頂著大太陽在操場上玩棒球，或攻、或守、或撿球，我們雖然覺得熱，但又不想躲到樹下納涼休息，只因爲我們愛棒球。贏球，快樂一整天。輸球，難過一整天。

看著電視上轉播的日本職棒，每當有球員有好表現，我一直想像著那是我的話該有多好，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球場上賣力的表現，用精彩的球技贏得球迷的歡呼和掌聲。

○教練的離開，就好像是斷了線的風箏，也把我的心帶走了。我的棒球夢想似乎已毫無生機、隨風而逝，我傷心難過了好久好久——

為什麼我不能自己做決定？

為什麼我的未來和命運要交在別人的手中？

為什麼不讓我去試試看？

為什麼你們說了算？

為什麼你們不尊重我？

為什麼你們不聽聽我的意見？

為什麼……

運動（打球）或升學——田徑和排球國家級教練來訪

六年級下學期一開始，慢慢的，空氣中有一種依依不捨，即將要離別的氣氛。漸漸的，大家的話題都是圍繞在這個主題上打轉，不管聊的怎樣，在大家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無力的感傷。

幾個成績很好的同學，家長把他們送到台中的私立明星學校就讀，朝明星高中、明星大學前進。

幾個成績中上的同學，則準備考東勢國中舞蹈班（資優班），繼續準備再衝刺，終極目標也是往明星高中、明星大學前進。

大部分的同學，則是直接升上東勢國中就讀，繼續升學之路。

我呢，成績中等，我對讀書、課業上的一切不太感興趣，我的運動成績最好，我也最愛運動，其他的，沒什麼想特別多學一點。當初○教練來找我，假如那時候媽媽答應我可以去打球，那一樣呀，我在○○國小現在這個時候也是準備要畢業了，我在東勢讀那就是升東勢國中，那假如我在外面讀，是準備升哪一個國中呢，國中的學校有專門練體育和打球的嗎，我還有機會打球嗎？

正當我倚靠在教室窗邊，一邊看著藍天白雲，一邊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就算班上同學們互相大聲叫喊、玩鬧著，我還是繼續在想我的國中夢——

「Falco～」

「幹嘛？」

「○老師找你。」

「找我？」

「對啦，他叫你現在馬上下去。」

「叫我下去幹嘛？」

「你下去就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三個大人，應該是校外人士，在體育器材室裡聊天，他們好像有說到你的樣子。」

「我？」

（我當時在想，會不會是我爸帶親戚來找我，要強迫我辦轉學，轉到北港去讀國中，會不會是上次○老師在操場訓話，我吐口水惹得他誤會，不高興，準備趁畢業前好好給我「蓋布袋」一下。喔，還有三個校外人士來幫忙，要給我送個難忘的畢業禮物，永遠記得他。會不會是我又做錯什麼事了，我心裡承認對幾個品行不良的同學有意見，但是我沒說出來呀。）

爲了不要夜長夢多，我還是現在馬上就去體育器材室看個究竟。

我：「老師好。」

體育器材室裡面三個陌生人，二男一女，都穿著體育服裝，看他們的樣子絕非泛泛之輩，眼神和態度很有信心，來頭應該不小。奇怪，他們三個幹嘛一直對我從頭到腳不斷的打量，上上下下看的一會之後還露出滿意的微笑，彼此互相點個頭，默不作聲，他們一直笑又沒有動手，到底想幹嘛，有什麼意圖？

○：「好，來，Falco。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三位是豐東國中的田徑隊和排球隊教練，他們三位可不是一般的教練，他們三個都是國家級的教練，都有過很輝煌的成績，四處找優秀的運動人才帶去豐東國中培訓。」

我：「喔，好厲害！」

○：「對呀，他們已經注意你很久了，觀察你有一段時間了，他們不會找一般的選手，他們只找最好的，最有潛力成為明日之星，成為國手的。」

我：「啊……這、這要問我媽媽。」

童年、小學時代

○：「沒關係，我現在讓教練和你說。」

教練：「詹同學你好。」

我：「喔，好。」

教練：「是這樣的，我們豐東國中是政府指定補助的運動重點學校，我們三個是學校田徑隊和排球隊的教練，經過我們長期的觀察，你的條件很好，尊重你的興趣，田徑隊和排球隊二選一讓你自己選。」

我：「這……這我不能決定，要回去問我媽媽。」

教練：「沒關係，球員來都要住宿舍，我們包吃包住，每固定一段時間，有贊助廠商會送你們每個人一雙球鞋穿，會有一點零用金給你們，假日沒特別的事都會讓你們回家，你覺得怎樣？」

我：「……我不知道。」

教練：「那好吧，你把我剛才跟你說的回去告訴你媽媽。你媽媽決定你可以來的話，你再找這位○老師，他有我的聯絡方式，今天就先這樣，我們還有事，現在必須要離開了。詹同學，你好好想一想，希望能看到你來，好，再見。」

我：「好，教練們再見。」

我放學回家後告訴媽媽這件事，媽媽想了想，後來還是沒有讓我去打球。

她認為，運動打球能幹嘛，以後能當飯吃嗎？還是實際一點，好好把書讀好，以後才會找到好工作，過個好生活。

我那時候只想著，我愛運動，我喜歡運動，為什麼妳都不讓我出去外面的學校打球，把我關在東勢會對我比較好嗎？妳在怕什麼？妳在擔心什麼？為什麼妳好像都不信任我？妳好好規劃過我的未來嗎？妳問過我的意見嗎？妳在乎過我的感受嗎？我不是讀書的料，妳為什麼要我走一般讀書的路？我傑出的運動成績難道沒有讓

妳很有面子嗎？爲什麼妳不要好好栽培？爲什麼妳要一直攔阻我未來的路？爲什麼妳要一直和我唱反調？爲什麼妳都一直去聽別人說而不來聽我說？爲什麼妳不好好鼓勵我？反而要不斷的阻止我？我不是妳所愛的孩子嗎？

環顧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就屬六年級這一學年最風光，以幾乎「一夫當關、橫掃千軍」的姿態，狂掃所參加的運動項目，只有一個第二名，其他全部都是第一名。

在整個中部五縣市裡，國小男童中我可以說是幾乎完全找不到對手，那年的全國大賽，政府因故沒有舉辦，要不然以我當時穩定、持續的超高水準表現，中部五縣市後的全國大賽，我是奪冠呼聲很高的選手，很有可能再拿全國冠軍。

我有力量、有速度、運動反應神經極佳，吸引著國家少棒代表隊○○○教練肯定、豐東國中國家級教練欣賞，聽說還有一些學校對我有興趣，正伺機而動。

在學校裡，學生不一定認得校長，但是一定認識我、知道我。

在東勢街上，動不動就有人向我打招呼點頭微笑致意，不知道的人還以爲我要出來選民意代表或鎮長。

我的運動好表現，讓我贏得人們的尊重和肯定。他們的態度我感受得到，他們以我爲傲、以我爲榮。

我想，我的運動成績我不敢想一百分，應該最少全班第一高分，這是一定的吧。整個中部五縣市的小學畢業生，有誰運動比我傑出，我想我一定是全班第一高分，這樣的小心願，應該不超過吧。

學業成績單發下來，我一問之下驚嚇住了，班上的一位女同學方○○，沒什麼運動成績，我九十七分，她竟然九十八分，我很不明白教體育的○老師他的評分標準在哪裡？

我幾乎每天都從早操到晚，在那麼多的時間、汗水、努力、忍

童年、小學時代

受著冷、熱的天氣，有時感冒，有時身體不舒服，有時肌肉酸痛，有時情緒心理低落，有時厭惡運動不想練，有時沒睡好很累，有時壓力大很疲憊，有時同學對我冷嘲熱諷、勾心鬥角……等。

要攀上頂峰，需要忍受無數的風吹雨打，和各樣的困難挑戰，成功，是歷經千辛萬苦所辛勞收割的甜美果實，老師不正教我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嗎？

我的實力、成就擺在那裡，受到人們歡呼、推崇，沒人敢否定它，它那麼的難能可貴，有人稱我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強的國小運動員之一或運動奇才。

我得九十七分，我百般不解跑去向○老師問個究竟。

○老師的解釋是，她家境不好，但人長得清秀乖巧，給她九十八分不為過。

這是什麼爛藉口！○老師所說的這些理由完全不通，跟體育成績扯不上關係呀，她可以說是幾乎沒什麼運動比賽成績，就拿超高分。

我請○老師再衡量，評估我和她的運動成績，我實在很不服氣，覺得十分不公平。

結果我被痛罵一頓，被趕出體育器材室。

最後，遲來的正義總是會來的。

畢業典禮上，我以體育成績全校第一名畢業，學校送我一個特別的紀念品。

各種辦法醫怪病

要升國中之前，同學朋友間有些傳聞：聽說課業很難，某位老師喜歡打考試沒考好的人，一分一下，價格公道，收費合理；聽說訓導主任很凶；聽說某老師喜歡補習；聽說某老師很嚴；聽說某大哥大、大姐大會欺負學弟妹；聽說某科很難懂；聽說某老師出的課業很重；聽說某老師的穿著很特別；聽說……

哇！太多的聽說了。新生報到當天，學校規定新生一定要參加暑期輔導，要輔導什麼呢？我也不知道。還好輔導時班上大都是以前的同班同學，雖然我身處於一個陌生的校園，並不會感到特別緊張，有時候還會傳紙條互相聯絡呢！當然不能被老師捉到，要不然就請接受處罰。

輔導快結束時，學校給我們新生辦了一次考試，要用這次的成績做為學力分班的依據。

考卷一發下來，我看了嚇一大跳，怎麼大都看不懂，這下糟了，該怎麼辦，怎麼試題我都有看沒有懂。看著其他同學都很賣力的寫，好像一點都不困難，而我努力的看，每一題都很困難。哎！我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平時上課，老師很認真的在講解，很詳細的解答同學的每一個疑問。而我呢？我在幹嘛？奇怪，上課時，我大都很難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很容易分心，心思都沒辦法集中在書本上，老是只想著運動，想著我有興趣的事物，有時候覺得很想咳，又要分神把它控制住，怕吵到同學，有時候是手腳身體很想動，現在可是在教室中上課，再多忍耐一點吧。等一下就下課了，可以去走廊走一下，放鬆一下。

國中、高中、當兵

考卷上我先寫了我的名字，其他的題目我是相看兩不厭，越看越討厭。我對著考卷哀聲嘆氣，此舉引起了前來班上支援新生考試的學姐注意。

我在小學田徑場上的豐功偉業，她們早就聽說了。有的特別想來我們班上支援，其主要目的是想看看傳說中的運動奇才長的什麼樣子。還不是地球人的樣子，我又不是外星人，幹嘛有時從走廊一直往教室裡面看，像是在看動物園裡面的猴子一樣，真的是，想不到我的名聲，讓我有一點點特權。

學姐：「你怎麼了？」

我：「……（看著考卷，搖頭嘆氣）」

學姐：「你有問題嗎？」

我：「……（猛點頭）」

學姐：「我等一下再過來。」

我：「喔。」

過了約十分鐘，學姐小心翼翼的走到最後面我的旁邊。

學姐：「噓！我告訴你答案。」

我：「感激不盡……」

學姐人太好了，我不會的她都盡心盡力的幫忙，從頭幫到尾，好人做到底！很快的，我的考卷答案大都已抄好了，喔不，是寫好了。所有科目都這樣，只要學姐還沒幫忙，我都坐在那邊發呆、傻笑。學姐一幫忙，我很快就交考卷了，並向學姐做了一個感恩的微笑。考完試，我如釋重負的深呼吸一口氣，高高興興的回家了。感謝學姐幫忙，小弟改天當面致謝。

學校公布測驗結果，我被分到一年十六班。班導師黃○○。因為在全班男生中，我的分數最高分，班導直接宣布由我當第一任班

長。怎麼會這樣！學姐，妳人太好了，幫忙幫過頭了。本來我想說，幫一下忙應該就可以交考卷了，妳越幫忙，我越不好意思拒絕妳，結果就照單全收，來者不拒。妳現在看看妳做的好事，妳把我幫到班長的寶座上去了啦……

同時，我的妥瑞氏症狀有增無減。

咳、手或腳動一下、轉一下頭、跳一下、抖一下、眨一眨眼、出怪聲、撥頭髮、碰一下地……等。班上有個惡名昭彰的問題同學，我心裡知道，不管怎樣一定要和他保持距離，才不會讓他有藉題發揮的機會，常常小磨擦會變成大衝突。

在一天早上打掃時……

我：「咳、咳（抖了一下）……」

林：「欸？」

我：「咳、咳、咳（抖）……」

林：「咳？」

我：「咳（抖）……」

林：「欸，你這個白痴！」

我：「你說什麼？」

林：「咳，沒有呀。咳，好好笑哦……」

我：「你剛才說什麼？！」

林：「好，我說，你是白痴。」

我：「你太過分了，我又沒有惹你，咳……」

林：「怎樣，×！……」

我：「你幹嘛罵我？！」

林：「我就是想罵你！」

我們兩個越靠越近。他用一種高傲不屑的表情看著我，一直不斷拉起衣袖的行爲，很想用暴力來和我打一架。以前我面對他對我的無理取笑、嘲弄，我已隱忍多時，多次不跟他計較。這次他真的欺人太甚，太過分了，我決定好好修理他一頓。

我很快的用左手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控制在我可以出拳攻擊的近距離，他還來不及反應，我想，我在他臉上揍個兩拳，保證讓他付出代價。正當我高舉起右手拳頭，準備朝他的鼻骨狠狠捶下去的時候……

一個感動像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拉住了我，這個力量很快的控制了整個場面，情勢很快的降溫下來。溫和的感覺充滿在我心中，要我冷靜下來，不要打他，因為打他對我完全沒有好處（後來才知道，萬一當時我用力舉起拳頭朝他的鼻骨捶下去，只要一拳，很可能馬上要了他的命）。稍後，有同學跑去向老師報告。老師把我們兩個叫出去外面訓斥一頓，要我們兩個互相道歉。他向我道完歉之後，還惡狠狠的向我瞪了一下。我被迫要向他道歉，我沒有錯，爲什麼我要向他道歉？整個衝突也不是我引起的，爲什麼班導把我這個受害者和那個加害者放在一起罵，這樣公平嗎？我被迫要向他道歉，假如我不向他道歉，班導會轉而來處罰我，在這種情形下，我不得不向他道歉。我雖然向他道歉，但是心中有千百個不願意。

過了一陣子，有一次班導把我叫到走廊樓梯轉角，毫不客氣的向我說：「Falco，聽說你運動很行是不是？聽說你是縣運冠軍呀。你很屌呀，縣運冠軍很厲害是不是。」

我：「……」

班導看我一句話都不說，就叫我進去上課了，我完全被罵得莫名其妙。我拿縣運冠軍，這難道是我的錯嗎？

有一次，一名太保學長氣沖沖的來到我的教室，有事要找我，並要我到隔壁廁所準備「談判」。

我：「學長有什麼事嗎？」

學長：「你打人。」

我：「我打人？我什麼時候打人？」

學長：「昨天晚上。」

我：「沒有吧。」

學長：「你現在馬上向他道歉，要不然我就直接修理你。」

我：「我又沒打人。」

學長：「你還囉嗦，叫你道歉就道歉。」

我：「對……對不起。」

學長：「你下次不要被我遇到，給我小心一點。」

不斷的有師生找我麻煩，這是我以前運動成績惹的禍？還是怪病的原因呢？

上國文課時，因為我咳了一聲，被國文老師黃○○拿鞭子修理。上音樂課時，因為我咳了一下，動了一下，不斷不斷被音樂老師叫起來罰站。

上科任老師的課時，有不了解我的老師，不懷好意死盯著我看，因為我不斷的想咳，咳就會有聲音吵到同學，所以大部分的同學都以不耐煩、鄙視的態度對待我，看我有如一隻帶著怪病的野獸。為什麼？為什麼我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言行舉止，不由自主的想動，想叫，注意力不集中，沒辦法好好專心讀書。為什麼每個人都不了解我，沒有人了解我，一點都不了解我……

國小一畢業升上國中，無形中課業的重擔不知不覺的已壓在我的肩膀上。國小的時候我花很多時間在練體育，功課雖然是中上，但是很多課業真的不太懂，程度落後同學一大截，主因可能是花不夠多的時間在學業上吧，部分原因也或許是沒興趣。

在升上國中前，媽媽爲了不要讓我輸在起跑點上，花了一些錢讓我參加補習。

一、英文：1.學校○老師的課，這個課我是到中間才加入，程度有點跟不上，老師看我跟不上，對我的態度很冷漠，所以我最後就沒上；2.○○○，東勢國小的老師，他上的是基礎英文，很會畫畫。

二、數學，東勢國中教學大師：傅○○，他的課都超多人在上的，還分大小班，價錢不一樣，人多時擠在一起上，我們好像身處在難民營。在這裡，我沒有遇到前誹聞女友——傅○○，可能被她聽說管教很嚴的媽媽關在豪宅裡了吧。

三、生健，是很冷的科其中之一，少數同學在上，而我也其中之一，老師人是很好，可是上到一半，他就拒絕讓我再上，因爲會吵到同學，這位老師是劉○○老師的先生，在九二一時被倒塌的大樓壓傷，最後傷重不治。

有一次我補習完準備搭公車回家，在快到車站時發現以前田徑隊的學長余○○，一個人在路邊受到驚嚇發抖，原來稍早前他邊騎車邊玩，他一推，把同學推倒在路上，竟被隨後而來的客運壓死，地上的血漬，說明了車禍的無情。

自從我們搬到鎮郊的「新伯公」以後，每次晚上放學後要回家，

都變成我的惡夢。

新伯公位於東勢鎮郊，距離鎮中心約三公里，這裡的學生到鎮上上課，不是騎腳踏車就是搭公車，媽媽爲了我們的安全不讓我們騎腳踏車往返，我們只好搭公車上下學。

這裡大部分是果農，也就是有很多的果園。在白天看，你會覺得這個鄉村果園真是棒；在晚上看，你就知道了。這裡位置偏僻，住戶們三三兩兩散落在其中，多多少少都有一點距離，我們租的房子是平房，晚上家裡常常沒有人。從公車站牌走到我家還要一段路，在空無一人的果園夜間行走經過，光那些樹枝樹葉，搖搖晃晃所發出的聲音，就夠你練膽量了，再加上每天晚上都要睡在這邊，那種特別的感覺，唯有真正身歷其中，才能體會當中的苦楚。每次我放學回來，再加上補習時間就更晚了，經過這裡時都要提心吊膽一番，張大眼睛保持最高警戒，萬一有「東西」走過來，飄起來，飛過去……其中一種狀況發生的話，我馬上要發揮我苦練多年的運動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瞬間加足馬力，衝到極速，逃離現場，簡稱「落跑」。

經過這樣的長時間準備，枕戈待旦、衝鋒陷陣、落跑求生，我什麼東西都沒看見過。常常一個人在家，無形中也造就了我的手藝，「貢丸炒飯」就是我當時的拿手菜。

自從六下開始，我的妥瑞氏症狀越來越多，越來越明顯。

親戚朋友們都認爲，這個病不單純、很奇特。我在這些親友團的各自單獨會診之下，他們都沒收我掛號費，每個人的答案也幾乎都不一樣。有的推薦中醫，說是胸腔氣血不順、穴道阻塞任督二脈，吃過很貴的中藥、針灸、調理胸腔、科學中藥和把一份中藥加水熬

國中、高中、當兵

成一碗湯等。有的認為這是西醫的神經問題、智商問題，我注射過很貴的點滴、作過費時的心電圖檢查，有的說要把部分神經用手術燒掉。有的建議民俗療法，要拔罐、推拿、按摩；有的認為要到廟宇拜拜，喝符水、洗符水澡、作法、收驚驅魔；有的認為……

每個人都說的很有理，每個人的結論都不一樣，我到底要聽誰的？

在你們各說各話的時候，你們問過我的感受嗎？你們不要不懂裝懂，請尊重我，我不是你們隨便拿來試驗的白老鼠。你們假如如有自己所說的那麼厲害，那你們為什麼不去當醫生？你們都很會講，講得頭頭是道，事實真的是那樣嗎？

媽媽對於這些很會講，各自表示自己是權威的親友們所說的意見毫無頭緒，不知如何是好，最後越聽越亂。

有人說這是小病，她就比較安心。有人說這是大病，她就嚇得驚慌失措，好像我得了什麼世紀絕症，明天就「再見」了，趕快啓動「安寧病房」專案，把握時間多跟我相處，聊聊天，買我愛吃的東西……，想不到我在生了這個病之後，在某些時刻能這麼備享尊榮。

別人一說哪裡哪個醫生對醫這種病滿有一套的，媽媽馬上就會去問清楚在哪裡以及聯絡方式，盡快帶我去看，她不忍心我受到病痛的折磨。

一開始，媽媽帶我去給東勢的一個老中醫看，在現在的東新國小對面附近。老中醫沒有多說什麼，只表示這個病要吃一陣子的中藥調理身體。我吃了一陣子的中藥，又調又理的，好像也沒有特別好；有人報很有名的中醫給媽媽，她也很快就帶我去看，吃了一段時間的藥，好像沒什麼感覺；在這段日子裡看最多的，是神壇和廟宇。

幾乎每次去神壇、廟宇看病，周遭那些信眾們都會以一種很奇怪、很不友善的眼光看著我，把我前前後後、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後七嘴八舌的討論起我的病情，我的一舉手一投足他們都可以小題大作、藉題發揮，各自發表各自的高見。我一叫，他們說：「『髒東西』有話要說！」我一動，他們說：「『髒東西』在反抗！」我又叫又動，他們說：「『髒東西』很厲害，功力高強……」不管我怎麼做，有什麼話，做什麼事，他們對討論、研究我的病情很有興趣，誰說得越多，彷彿就代表他的學識淵博、見解獨到，在此領域處於權威的地位，大家會以崇敬大師的眼光，投射在他身上，此時他會陶醉在眾人的崇拜眼光中。

在去神壇、廟宇看病的過程中，有兩次比較特別的經驗。

一次媽媽不知道是怎麼問的，聽說一家神壇很靈，要我去當神明的義子，但要住在廟裡，那間廟就在東勢菜市場的下坡路段半腰處。媽媽強迫我去那邊住，我不得已，只好很勉強的收拾課本和一些簡單的衣物過去住。這次媽媽還告訴校長、班導、老師……請我過去在東○的師長來看我。

媽媽，妳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師長們來，看著我的病情不斷發作，時而聲音、時而動作，狼狽的在房間裡抽搐著。師長們看著已不是以前意氣風發的我，突然間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待了一下子，要我多保重就走了。只留下心中充滿難堪、羞辱的我，茫然的坐在床緣旁，身體、心理、精神受到嚴重傷害。

我不需要別人的同情與施捨，我只要別人的了解和接納。

另外一次，媽媽問呀問，問到土牛有一家神壇，也聽說不錯。有一回媽媽載我去，在對方作法到一半的時候，她跟媽媽說希望我去會見台中縣長，說可以幫助醫病、改運，我自己聽了都覺得好笑、

國中、高中、當兵

很扯。還好我以「這樣的方式去見縣長很怪」爲由，堅持不去，才沒有鬧笑話。

某一次，她在施行法術的時候，她看我沒昏倒也沒怎樣，就說她要我再試試看別的方法。她直接拿起紅毛筆，在我白色的學校制服上塗得紅通通的，一轉過來真的很嚇人。這次不知道她會這樣做，完全沒有準備，也沒帶備用的衣服。她一做完，就叫我直接這樣穿回家，整個背部都是紅色的。一走出去還得了，路上的行人紛紛對我行注目禮，眼睛都一直看著我，他們大概心裡想：「這個人剛才才是發生了什麼事？他是被人家砍，還是去砍人家？怎麼整個背部都是紅色的？」面對他們異樣的眼光，我只好假裝沒看到，還要表現出一副很勇，剛才打贏架的樣子。在我上公車的時候，還引起一陣騷動，差點把幾個在車上正聊得起勁的老人家嚇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自己覺得：這樣真的很丟臉……

一路上，很多人紛紛以驚嚇和不可思議的表情看著我。我不可能向每一個路人解釋剛才發生了什麼，只好以最快的速度衝回家。

說到公車，還有一次特別的經歷。一次午後，我從東勢要坐車回新伯公，很奇怪的是，在這班公車上，只有我一個和一整車的阿兵哥。他們看樣子應該是休完假，準備回他們在谷關的營區，車上只有司機、我、阿兵哥，沒有其他乘客。

看著他們黝黑的皮膚、強壯的肌肉、超短的頭髮，看起來很不好惹，像黑道分子的感覺。我，就只有我一個和他們一起坐車的乘客，我很緊張，妥瑞氏症狀也就自然的多了起來。

我的聲音和動作，應該是不小心吵到他們，我引起了他們的注

意。馬上有好幾個阿兵哥在車上學我，模仿我的樣子，又叫又跳的。正當這個阿兵哥「妥瑞發作」沒多久，這時，一個阿兵哥衝了出來，大聲的叫說：「你們在幹什麼，這麼沒有良心。」停了幾秒鐘，整車都鴉雀無聲。我正心裡慶幸還是有人了解我，了解妥瑞氏症，跳出來伸張正義了。這名充滿「正義感」的阿兵哥，突然學我、模仿我起來，瞬間整車傳來爆笑和歡呼的聲音，我成了他們嘲笑、取樂、嘲諷的對象。

老師：「Falco，你媽媽來找你。」

我：「什麼？」（正在低頭看書，寫作業）

媽：「老師，歹勢啦。我又來帶我們 Falco 去看病，要向老師再請個假。」

老師：「沒關係，有同學反應，不管什麼時候都會被他吵到，現在他最重要的是把病看好，不要再吵到同學，要不然同學現在大都是用輕視、不屑的態度對待他，他自己的壓力也很大。」

媽：「好、好，老師歹勢啦。」

老師：「Falco，你的書本趕快收一收，媽媽要帶你回去，作業再補交就好了。」

我：「好，謝謝老師，老師再見。」（我覺得地理老師是極少數老師中對我最友善的一位。）

老師：「好，再見。」

當我一離開教室，有幾個同學高興起來，發出歡呼聲。

就這樣不斷的請假、看病、看病、請假，我的學業成績受了相

國中、高中、當兵

當程度的影響。整個國一處於這樣斷斷續續不穩定的學習過程，學業成績要排名在中上已經不太可能。我只能在有機會學習時盡量去讀，不然我能怎麼辦呢？要我很平靜，完全不抖動的拿著一枝筆，這麼小的要求我都很難做到了，要好好讀書真的很難，還有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妥瑞氏症狀和我正在互相戰鬥著。

一年級暑假，學校公布欄寫著：一年十六班，Falco 同學，升二年一班，升學班（當時的二年級一、三、五、七、九、十一班和舞蹈班是升學班）。

這個遲來的好消息對我而言已經來不及。一年級下學期一結束，我因為病情繼續惡化，不得不向學校辦了休學。

我當時不知道這是妥瑞氏症，全部的人都不知道，甚至連醫生也不清楚這個病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天真的想著，我花個一年的時間來把這個怪病治好，明年我可以再辦復學，只落後同屆同學一年而已，應該差不到哪裡去吧？我對明年的重返校園充滿期待。

沒想到，我不但落後他們的年級越來越遠，這個怪病（併發症）多年後，還差點要了我的命。

二年級休學治病，除了外出看病，其他時間都在家。因為我的同學朋友們在平常的時間都還待在學校上課，星期六日是去找他們玩最好的時間，可是分離太久，沒有共同的話題，再加上我的怪病，有些人怕會被我傳染還是怎樣，久而久之我就不再去他們了。

姐姐讀豐喬住校，媽媽要上班，有時都沒回來，一個人長時間待在家，又不知道該做什麼，也沒有什麼好做，真的很孤單無聊。

雙重暴力——叔叔與警察

寒冷的冬夜，寧靜死寂，隔壁偌大的工廠冷冷清清，空蕩蕩的，三不五時吹來的冷風，令人不寒而慄。

媽媽像往常一樣，一大早就出去忙了，到現在已經深夜時分，還是沒有回來，可能還在忙吧？！我把客廳的電視機關掉，決定不再等媽媽了，夜已深，我也累了，想早點到房間休息睡覺。在冬天的夜裡睡覺，別有一番享受。

電暖器再加上厚棉被，房間裡果然溫暖舒服多了，我把身上的衣服脫到只剩一件T恤和內褲，就鑽到被窩裡準備睡覺。

「哈～～嗯！」我打了個大哈欠。

「碰！」好大一聲，有人打開大門進來。

每次叔叔喝醉酒回來，開大門的聲音總是會特別大聲，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按照以往的經驗，他在發酒瘋的時候，我就認分一點，他要怎麼罵，就讓他去罵，做晚輩的只能多忍耐、包容，把一切傷害、委屈、痛苦往肚裡吞，要在這個家生存，我最好不要有自己的意見，因為，我會被趕出去。我躲在棉被裡，希望這厚重的棉被能保護我，並阻隔叔叔他的辱罵、羞辱、三字經……不要傳到我的耳中，這些精神暴力，令人感到恐懼、不安、痛苦……

當我把頭探出棉被外呼吸時，我聽到房外的腳步聲，由遠而近，越來越大聲了。

（叩、叩、叩）「Falco，你開門！」

「叔叔，這麼晚了，你早點休息……」

（叩、叩、叩）「你給我開呀！有事情要問你！」

「叔叔，很晚了，我要睡覺了，有事明天再問。」

「碰！」

我聽見踹門的聲音。他到底想幹什麼？大聲咆哮之外，連動作好像也越來越大了，口氣充滿了火藥味。

是不是我不開門，激怒了他？還是怎樣？我不知道。

長久以來，對於他的瘋狂暴力、言行舉止，我要被迫視而不見，因為，媽媽最愛他，他有媽媽當靠山，可以為所欲為，想要做什麼都可以，某個角度來看，我只是個拖油瓶，沒「父母」的孤兒。

他現在這樣一直打鬧，我今晚肯定不用睡了，他喝醉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那些傢俱被打到破爛就是最好的明證。我想，假如我現在開門好好跟他說，或許可以平復一下他的怒氣，除此之外，我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叔叔……」我打開房門。

「×！」他滿身酒味直接向我撲來，再邊罵了幾句髒話。

事發突然，我們兩個人扭在一起。還好我反應快，先是閃過他的拳頭，他因為用力過猛，一個重心不穩，跌在我的床上，我見機不可失，正準備把他推向旁邊的化妝台玻璃，再好好揍他一頓以抒發我長期以來被嘲笑、模仿、冷嘲熱諷和承受的各種暴力，我一定要他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價。這個時候不好好修理他要等到什麼時候？媽媽雖然很愛他，但也受了很多傷害、委屈、痛苦，我就算把他打到半死，要了他的命，也情有可原。

突然間，一個憐憫他的念頭進了我心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只想趕快離開那邊，先跑到外面再說。當下情況危急，我身上只穿著一件T恤和內褲，赤著腳，跑到大約一百公尺外的電話亭打電話報警求救。在黑暗的小巷中，什麼都看不到，只有遠方一點燈光指引我的方向。我光著腳，拔腿狂奔，腳下踩到一些小石頭和雜物，

國中、高中、當兵

我顧不得痛，先跑再說，跑到外面大馬路邊安全了再說，跑得越遠越好。跑到了巷口，我很快找到電話亭，馬上撥打免付費的電話報警求救。

警察在聽我說明來意之後，表示他「等一下」就會來載我，並在通話中多次「表示」我所在之地不是他的管區……這時，我的「奇裝異服」、「奇特造型」也吸引了巷口邊車棚改裝業者和其他朋友們的注意，紛紛圍了過來，對我的「新造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我簡單說了一下剛才發生的狀況，並繼續在巷口等警察來接我，好擔心叔叔會追出來傷害我。我再打了通電話過去，警察說：「已經出去了、已經出去了……」

過了一下子，警察終於來了。警察很「熱心、負責」的向圍觀民眾說，會先把我載到派出所過夜安置，明天再請相關單位處理。說完，並要我趕快上車和他回「派出所」。我上了警車沒多久，當警察確定已遠離剛才那群圍觀民眾時，我在警車上被警察修理了一頓。他先是痛罵我這麼晚報案，害他沒辦法好好睡覺，冷得要死還要出來執勤，並用手不斷的推我、撞我，說要好好的「處理」我。

車子開到了潭子鄉中山路中油加油站，轉進附近一個巷口，再往前開了一小段路到了一個空地，警察打開車門，很粗魯、強勢的把我推、拉、趕下車後，馬上關上車門，揚長而去。穿著單薄衣褲的我，孤零零的站在寒冷的冬夜中。我心想著，這裡是哪裡？怎麼會這樣？

前方隱隱約約看起來好像是所學校的大門，我走近一看，是全德工商（今弘文中學）的大門口。我在門口向裡面四處查看，好像沒有人。怎麼辦，好冷哦，我一定要趕快想辦法才行，我邊走邊抖，縮著身子趕快向附近的住家跑去。

這麼晚，住戶大都休息睡覺了，怎麼辦？當我抬頭仰望天空之

際，我看到有一戶人家玻璃上好像透出一絲絲的亮光，我馬上過去按了電鈴，向屋主說明我的情況，向他要求可不可以給我一條舊的褲子穿和一個銅板。屋主雖然不悅，口氣不太好（屋主很可能以為我是壞人、或是被「捉猴」還是來亂的……），但他還是很快的把銅板放在長褲口袋裡，從樓上丟下來給我。在黑暗中，我看不清楚他的臉，不過我還是萬分感激的向他說聲謝謝。我穿起長褲，趕快向大馬路的方向跑去，找公用電話繼續求救。

好不容易找到電話，還是一直聯絡不上媽媽。怎麼辦？我現在好冷又好累，還可以找誰呢？啊，有了。○○教會的劉傳道。我馬上撥了電話給他，向他說明整個情況，他要我先自己攔一部計程車坐到他家（太平市 803 附近）他會幫我付車錢，今晚先在他家過夜，明天再討論該怎麼做。

沒多久，一台計程車由豐原要往台中開去，我攔了車，向司機說要到太平 803 附近，到那邊，我的朋友會幫我付車錢。一路上，司機用著疑惑和想笑的表情，不斷看著我一身狼狽的模樣。到了太平 803 附近劉傳道指定的便利商店，我下車打電話給劉傳道，先訴他我已經到了，請他來接我。司機一直緊緊跟在我旁邊，很怕我會跑掉。很快的，劉傳道就下來了，幫我付清車錢，就帶我回他的住處。我洗了個澡，一邊吃著劉傳道準備的點心，一邊和他敘述整個事情的經過。當晚，我在乾淨、舒適的劉家過夜，心裡五味雜陳。我想著，我只要一個家，有愛，簡單樸實沒關係，有這麼難嗎？

隔天早上，劉傳道開著福音車，載我到商店去採買一些生活用品，請我吃頓飯，並拿給我幾百塊當生活費，他和○○教會的○牧師通過電話，決定把我安置在○○教會的中港路辦公室。暫時，我就以這裡為家。面對雙重暴力（叔叔、警察），我把心中的困惑向劉傳道請教，他只跟我說，饒恕和原諒。

國中、高中、當兵

過了幾天，劉傳道和梁姐幫我到家中向叔叔溝通，處理這件事情。我和叔叔互相道歉認錯，劉傳道和梁姐為我們禱告祝福，整件事就暫時落幕。

真的只是暫時落幕，整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沒多久，叔叔還是一樣繼續常常喝酒鬧事、大罵三字經，一不爽，就修理他看不順眼的人……長久以來，他不斷不斷的趁我不在家時侵入我的房間、偷看我的筆記、私自拿我的東西來用、偷聽我講室內電話，三不五時用言語、精神暴力恐嚇虐待我……

我和姐姐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醫院，處理爸爸的一切後事；沉重悲傷的心情久久在我們心中，我們姐弟心中的一代巨人就此謝幕。

◎心靈深處的夢想——棒球夢

有一次，我們幾個同事按照慣例在九點滾出公司，貨不多的話，大家會相約一起去吃早餐，炒麵和紅茶，是這家店的招牌。

停好車，同事們三三兩兩就坐，有的吸煙看報紙，有的在哈啦聊天，今天的天氣不錯，大家的心情都很好。

我拿起報紙，翻呀翻，看呀看，當我翻到體育版時，有一則新聞緊緊抓住我的目光，不斷的撼動我的內心深處，一個很強烈的感動使我一直重複的看，重複的看。

「高中青棒聯賽，黃佳安飆出 153 公里」

路旁汽機車的吵雜聲和同事們的喧鬧聲，都沒辦法轉移我對這一則新聞的注意力。

雖然照片中以優異球技吸引大家目光的投手不是我，他十八歲，我二十八歲了，差了整整十歲，可是棒球的精神不就是奮戰不懈，永不放棄嗎？

沒多久，我向公司提出辭呈。